

## 世界文库<sup>〔1〕</sup>

真正的教育不是为了任何一个目的的教育，而是其自身就具有意义，就像任何一个对尽善尽美的追求一样。对体力、敏捷和美貌的追求同样没有任何一个终极目标，比如使我们变得富有、出名和有影响力，而且在它自身当中承载着它的回报，因为这种追求提升了我们的生命感受和我们的自信，因为它使我们变得更加快乐和幸福，并且赋予了我们一种安全和健康的更高尚的感觉，与此相同，对“教育”的追求——就是说，追求精神和心灵的完善——也并不是一条通向任何一些有限的目标的道路，而是我们意识的令人喜悦的、使人振奋的扩展，是我们可能经历的生活和幸福的充实。因此，真正的教育也和真正的养生、践行和督促一样到处都可以达到目的，但却永不停息，是在有限之中的路途上

前行，是在宇宙中与万物的共鸣，是在永恒之中的共同体验。它的目的并不是提高个别的能力和成绩，而是帮助我们赋予我们的生命以一种意义，解释过去的岁月，以无所畏惧的态度准备好面对未来。

通向这种教育的最重要的一条道路就是研究世界文学，就是逐步地熟悉过往的岁月在众多民族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里留给我们的，由思想、经验、象征、想象和理想组成的巨大的财富。这条道路无穷无尽，没有人能够走到它的尽头，没有人能够从头到尾地仔细研读和了解哪怕是一个伟大的、有文化的民族的全部文学，更不要说全人类的文学作品了。但是，正因为如此，心有灵犀地钻研一位思想家或者一位作家的杰出作品却是一种满足，是一次令人高兴的经历——并不是因为那些死板的知识，而是因为那些生动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应该是阅读和了解尽可能多的东西，而是自由地亲自挑选那些在纪念会上令我们陶醉于其中的杰作，并在这种挑选中了解到人类思想和追求的广度与丰富，从而与全人类，与人类的生活和心跳建立起一种令人振奋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联系。只要一切生命不仅仅满足于赤裸裸的需求，那么这就是它们的最终意义。生命不应该使我们变得“零乱”，而是应该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它不应该用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来将我们骗走，用一种表面的安慰来令我们麻木不仁，恰恰相反，它应该帮助我们赋予我们的生活一种越来越高尚的、越来越充实的意义。

我们通过这种遴选来了解世界文学，而这种选择又因人而异；它不仅取决于一位读者能够拿出多少时间和金钱来奉

献给这个高贵的需求，而且还取决于很多其他的情况。对于一位读者来说，柏拉图可能是受人尊敬的智者，荷马是他最为喜爱的诗人，在他看来，他们就是一切文学的中心，以这个中心为出发点，他整理和评价其他的一切；而对于另一位读者来说，占据这一地位的会是另外一些名字。一位读者也许有能力欣赏诗行的结构，有能力共同体验富于思想的幻想游戏和跃动的语言音乐；而另一位读者则更多地坚持严格的理解。一位读者或许总是更喜欢阅读用其母语写作的作品，对其他语种的作品根本不闻不问；而另一位读者则对法国人、希腊人和俄国人情有独钟。除此之外还有，即使学识最渊博的人也总是只掌握了不多的几门语言，况且，已经翻译成德语的不但并非其他时代和民族的所有重要作品，而且非常多的文学作品更是根本就无法翻译。例如，真正的诗歌不仅在令人赏心悦目的诗歌结构中凝聚了精彩的内容，而且一种创造性语言的乐感在其中也变成了世界和生命进程的振动的象征，这样的诗歌始终都受到诗人的独一无二的语言——不仅是他的母语，而且还有他个人的、只有他自己才会使用的作家的语言——的限制，因此是无法翻译的。一些最高贵和最宝贵的文学作品——比如可以想到12至14世纪法国普罗旺斯的抒情诗人的诗歌——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理解和欣赏，因为它们的语言连同它们产生的文化环境都已经衰落，只有在学术道路上、在可爱的学术研究中才能再次产生反响。无论如何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了一笔格外巨大的财富——译自外语和不再使用的语言的优秀作品。

的是，他要了解自己和了解那些对他产生特殊影响的作品，而不是遵循任何一种模式或者教育的计划！他必须走一条爱的道路，而不是走一条履行义务之路。假如强迫自己阅读任意一部杰作仅仅是因为它如此出名，因为如果不了解这部作品就会令人感到羞愧，那么这就大错特错了。与此相反，每个人都必须顺其自然地开始阅读、了解和喜爱。一个人可能早在从前的学生时代就在自己内心当中察觉到了对优美诗句的喜爱，另一个人则会感受到对其家乡的历史和传说的热爱，而对于第三个人来说，每当他发现我们的内心感受被准确地探究，发现这种感受被一种冷静的理智所解释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阅读是如此的迷人和令人快乐。这里的道路有成千上万条。人们可以从中学的读本、从日历开始，可以以莎士比亚、歌德和但丁结束。无论是有人在我们面前称赞一部作品，还是我们试图阅读这部作品但却不喜欢它，还是它给我们制造了困难、不希望我们置身于其中，我们都既不应该用暴力也不应该用耐心去对待它，而是应该再次把它放到一边。因此，即使是孩子和年轻人，我们也永远都不应该过分地鼓励和要求他们阅读某一部特定的作品；这样我们就能够帮助年轻人终生摆脱最优秀的作品、即真正的阅读带给他们的负担。每个人的起点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首诗歌、一则报道、一篇研究令他高兴的地方，他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寻找类似的事物。

导言已经说得够多了！世界文学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画厅向每个追求者敞开，任何人都无需惊诧于它的丰富多彩，因为最重要的并不是数量的多少。有一些读者终生就读了那么

一打书，但他们却是真正的读者。而另外一些人虽然把一切都吞了下去，虽然什么都能够说上一点，但他们所有的努力却都是徒劳的。因为教育是以一些能够塑造出来的事物为前提的——一种品格、一种个性。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在教育缺乏实质的内容几乎在空洞中进行的地方，只能够产生知识，而不会产生爱和生命。缺少爱的阅读、缺少敬畏的知识、缺少心灵的教育是对圣灵的最糟糕的亵渎之一。

让我们开始我们的任务吧！在没有任何一种学术理想的情况下，在不以任何方式追求完整的情况下，我将完全依照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在下面尝试着描述一座理想的、规模不大的世界文库。不过，在此之前，还是有必要就对待书籍的态度问题做出几点实际的提示。

谁踏上了这条路并且逐渐在书籍的这个不朽的世界里扎下根来，谁就很快不仅与书籍的内容、而且与书籍本身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一个经常被宣传的要求是，人们不仅应该读书，而且应当买书。而作为一个老资格的书迷和一个藏书并不算少的人，我可以凭借经验担保，买书不仅有助于增加书商和作者的收入，而且拥有书籍——不仅是阅读——也自有其乐趣和独特的意义。例如，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使用最廉价的简装本和不断研究很多图书目录，聪明地、顽强地、巧妙地排除一切困难，逐渐为自己打造一个温馨小巧的书房就是一项令人兴奋的爱好的爱好。与此相反，对于那些有教养的富人们来说，一种非常特殊的乐趣就在于，任何一种他们喜爱的书籍都要设法搞到最好、最漂亮的版本，收集少见的古书旧书，然后给这些书籍加上自己的、好看的、充满了感

情设计出来的封面。这里，从小心谨慎地花费省吃俭用积攒的零钱到极尽奢华之能事，人们可以随意选择很多途径、获得很多乐趣。

谁开始藏书，谁就会首先关注好的版本。我所理解的“好的版本”并不是昂贵的版本，而是那些的确仔细地、带着对崇高的作品应有的敬畏处理过其文本的版本。有些贵重的、用皮革装订的、有烫金印花和有图像装饰的版本，却并没有因此而受人欢迎，反而糟糕透顶，而有些价廉物美的简装本其编撰者的工作却是那么扎实而完美。一个几乎到处蔓延的坏风气是，一位作者的每个编撰者都被允许称其版本为“全集”，而它仅仅是从其作品中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作品而已。不同的编撰者挑选一位作家的作品会是多么不同啊！无论一个人是否由于在许多年中一再阅读一位作家的作品，从而出于他的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热爱对其作品进行了睿智的筛选，还是任意一位刚刚偶然地得到这项任务的文人是否在无情的、匆忙的工作中草草做出了这样的遴选，这的确不是一回事。然后，在每次认真地出版新版本的时候，人们必须对文本进行最细致的审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定数量的受人欢迎的作家作品，一家印刷厂一再翻印其他印刷厂印制的版本，却从没有认真翻阅过原始作品，最终，文本里便充斥着错误、充斥着被歪曲的内容和其他缺陷。我能够举出一些令人吃惊的例子。但是，将某些出版商及其版本完全称为榜样或者说他们应该受到谴责，把做出这种判断的方法教给读者却令人遗憾地不可能实现。几乎每个德国的经典作家出版社都既拥有一些优秀的版本，又有一些不太成功的

版本；比如，在其中一家出版社，我们会找到最完整的海涅作品，找到审阅得最仔细的文本，然而，同样在这里，一些其他作家的作品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编辑。此外，这种状况还在不断地更迭。几十年间，作家诺瓦利斯在一家有名望的经典作家出版社的经典作家文集里始终受到令人惊讶的无情的对待，但就在不久前，这家出版社却出版了一套能够满足所有最苛刻要求的诺瓦利斯的新文集。但是，人们应该避免在选择其版本的时候过多地看重纸张和封面，而不去重视文本的质量，人们也应该避免由于外在的统一性而尽可能购买版本整齐划一的所有“经典作品”，相反，人们应当找寻和提问，直到找到想要购买的作家作品的最好的版本为止。再比如，有些读者非常独立，自己决定希望得到哪些作家的尽可能完整的版本，哪些其他作家的选集就令他心满意足。目前，有些作家的完整的、令人满意的文集还根本没有，或者虽然几年来、几十年来全集一直都在编辑过程中，但是，看到它完成的希望却并不大。然后，就会有人说，能够有一个现代的、但水平稍差的文集就知足了，或者在旧书商的帮助下可以拥有老旧的版本。一些德国作家有三个或四个出色的文集，而另一些只有唯一的一个，还有一些很遗憾根本就没有。至今，依然缺少让·保尔的全集，缺少布伦塔诺的多数作品的文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本人在晚年不再收录进其作品集的如此重要的青年时代的作品，在几十年前再次被完美地编辑出版，很多年来已经脱销，但却再也没有见到一个替代品出现。而在几十年的轻视之后，我们今天的时代却产生了几位作家（比如海因泽、荷尔德林、德罗斯特）的绝

妙的文集。而在那些能够找到所有民族、任何时代的作品的价格廉物美的简装本当中，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万有文库”毫无争议地始终名列前茅。有些我喜爱的作家，他们的哪怕是最小的、最不知名的作品我都不想缺少，其作品我会拥有两到三个不同的版本，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包括其他版本中缺少的内容。

如果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财富、我们最好的德国作家的状况的话，那么如果谈到来自其他语言的翻译作品，情况就尴尬得多了。因为真正经典的翻译作品的数量确实不多；诸如马丁·路德的德语《圣经》、施莱格尔和蒂克翻译的莎士比亚一类作品都属于经典，在这些大师级的翻译作品中，我们的语言征服了一种外语的作品——虽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却并非永远！这段“很长的时间”终究会结束，比如假如路德翻译的《圣经》不在语言上一再修订从而适应时代的话，我们民族的很多人就将无法理解它了。最近，一部全新的德语版《圣经》正在准备出版，其翻译是由马丁·布贝尔组织的，而在这部《圣经》当中，我们童年时所熟悉的那本书已经几乎面目全非，其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路德的圣经德语和我们现在作品的语言一脉相承。而1500年的德语与我们今天的德语却是非常不一样的。只有意大利这个民族和但丁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意大利人对他的大部分诗歌耳熟能详。在没有经过大的修改或者完全被翻译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欧洲作家的作品能够如此“长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阅读哪部但丁作品的译本这个问题却根本没有解决，每个译本都仅仅

是对原著的靠近，每当我们感到被一部译作的个别地方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迫不及待地翻开原著，尝试着设身处地地去理解那些令人尊敬的古代意大利语诗行。

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任务——构建一座漂亮的、小巧的世界文库，此时，我们立刻就遇到了所有思想史上的一个原则问题——最古老的作品却是最不会过时的。今天的时尚和引起轰动的东西明天就可能被再次摒弃；今天新鲜和有趣的事物，后天就不再是这样了。但是，那些经历了几个世纪、依然未被人忘怀或者未走向没落的东西，其价值评估即使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也很可能不会再经历任何大的波动。我们从人类精神的最古老、最神圣的见证——那些宗教的书籍和神话——开始。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圣经》之外，我将古代印度智慧的被人称为“吠檀多”、即“吠陀的终结”的那部分置于文库的开端，其形式是《奥义书》的一段节选，一些挑选出来的佛祖的言论也在其中；而毫不逊色的还有来自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一部描写寻求长生不死的伟大英雄的宏伟诗篇。从古代中国，我们挑选了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真经》。由此，我们便奏出了人类所有文学的原位和弦——如《圣经·旧约》和孔子所示范的那样，对规范和法则的追求；如印度人和《圣经·新约》宣告的那样，充满预感地找寻从尘世存在的不满足中得到解脱；秘密地知晓那动荡不安的、五花八门的现象世界彼岸的永恒的和谐，尊重依托于众神的形象的自然和心灵的力量，以及几乎同时了解或者预感到，诸神仅仅是一些象征，权力和懦弱、生活的欢呼和苦痛都掌握

在人的手中。抽象思维的一切推测、文学作品的一切游戏、我们存在的弱点引起的一切痛苦、一切安慰和一切幽默在这少数几部作品中都已经表达了出来。此外，还应该挑选一部分中国人的经典诗歌出来。

在东方国家后来的作品中，我们的文库不可缺少的是大型童话集《一千零一夜》，它是无穷无尽的享受的源泉，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图画书。尽管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创作出了精彩的童话，但是，在我们的文库当中首先有这本经典的符咒书就足够了，再加上我们德国自己的民间童话——格林兄弟的童话集。我们非常希望拥有一部优美的波斯语诗歌选集，但是很遗憾，这样的一本书还没有德语的改写本，过去只有哈菲兹<sup>[1]</sup>和欧玛尔·海亚姆<sup>[2]</sup>的作品经常被翻译。

现在我们来看欧洲文学。从丰富而绚丽的古代文学作品的世界中，我们首先为自己选择了荷马的两部伟大的诗作，由此我们便拥有了古代希腊的全部空气和氛围，然后就是三位杰出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sup>[3]</sup>、索福克勒斯<sup>[4]</sup>和欧里庇得斯<sup>[5]</sup>，我们再给他们配上抒情诗人的经典诗歌选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希腊智慧的世界，那么我们会再次遇到一个令人

[1] 哈菲兹（1327—1390），14世纪的波斯诗人。

[2] 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11至12世纪的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

[3]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古希腊悲剧作家。

[4]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公元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

[5] 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0—约公元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

痛心的漏洞——苏格拉底<sup>[1]</sup>，希腊最有影响、也许是最重要的智者，我们却不得不在很多其他人、尤其是柏拉图和色诺芬<sup>[2]</sup>的著作中搜寻他的只言片语。假如有一本一目了然地将苏格拉底的生平和学说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汇编在一起的书籍，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语文学家们不敢去做这件事，事实上，这项工作也的确很困难。我没有将真正的哲学家的作品收入我们的文库。与此相反，对于我们来说阿里斯托芬<sup>[3]</sup>却是不可或缺的，其喜剧令人崇敬地为欧洲一大批幽默作家指引了方向。我们也希望收录普鲁塔克<sup>[4]</sup>、这位创作名人传记的大师的至少一到两部作品，而琉善<sup>[5]</sup>、这位嘲讽地讲述离奇故事的能手也不应该完全缺席。现在，我们还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一本叙述希腊诸神和英雄故事的书籍。民间的神话作品数量很少。在缺少另外一部作品的情况下，我们收录了古斯塔夫·施瓦布的《古希腊罗马传说故事》，这本书完好地保留了大量最美丽的神话传说。而在当代，施瓦布还找到了一位严肃认真的追随者——阿尔布莱希特·舍费尔<sup>[6]</sup>，他已经开始创

[1]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2]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约公元前355或354），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

[3]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8—约公元前380），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

[4] 普鲁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作家。

[5] 琉善（约125—约192），古希腊散文作家、哲学家。

[6] 阿尔布莱希特·舍费尔（1885—1950），19至20世纪的德国作家、翻译家。

作一部希腊的传说故事，其开头的一部分已经发表，非常令人期待。

在罗马人那里，我一直都更加偏爱历史学家，而不是诗人，但我们至少要收录贺拉斯、维吉尔<sup>[1]</sup>和奥维德<sup>[2]</sup>，而将塔西佗<sup>[3]</sup>置于他们身旁，除此之外，还要加上苏埃托尼乌斯<sup>[4]</sup>，以及佩特罗尼乌斯<sup>[5]</sup>的《萨蒂利孔》——一部创作于尼禄<sup>[6]</sup>时代的幽默的社会风俗小说——和阿普列尤斯<sup>[7]</sup>的《金驴记》。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罗马君主时代古代文化的内在衰落。在这些出自衰败的罗马的关于处世和交际的略带戏谑的书籍旁边，我会放上一部伟大的与之相对应的巨著，同样是用拉丁文写成、但却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来自新兴的基督教——虔诚的奥古斯丁<sup>[8]</sup>的《忏悔录》。接着，古代罗马文化的不温不火便开始屈从于另外一种逐渐紧张的氛围——中世纪开始的气氛。

直到不久前为止被我们普遍称作“黑暗”的中世纪的精

[1] 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

[2] 奥维德（公元前43—约17），古罗马诗人。

[3] 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4] 苏埃托尼乌斯（约69或75—130以后），古罗马历史学家。

[5] 佩特罗尼乌斯（27—66），古罗马历史学家。

[6]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

[7] 阿普列尤斯（约123—180），古罗马作家、哲学家。

[8] 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

神世界遭到了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的强烈鄙视，于是乎，那几个世纪的拉丁文的文献我们就少有现代的版本和翻译本；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外是保尔·封·温特菲尔德<sup>〔1〕</sup>的杰作——《拉丁语中世纪的德国诗人》<sup>〔2〕</sup>，对于我们的文库来说，这本书非常受欢迎。作为了不起的中世纪精神的典范和王冠，《神曲》——人类的几部旷世佳作之一——在但丁的文学创作中给人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这部作品虽然在意大利和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外只是少数人更加认真地阅读，但是，它却一再产生深远的影响。

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要从古代意大利的文学作品中挑选出薄伽丘的《十日谈》。这本著名的、在禁欲者看来由于其“下流”的缘故而“臭名昭著”的中篇小说集是欧洲叙事艺术的第一部伟大的杰作，它用极其生动的古意大利语创作，多次被翻译成所有的文明民族的语言。需要注意的是内中有很多糟糕的版本。在近代德国的版本中我推荐岛屿出版社的版本。薄伽丘的众多在三百年当中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中篇小说的后辈之中，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他的成就，但是，他们的一个选集——岛屿出版社有一本保尔·恩斯特主编的文集，以及最近由拉姆贝尔特·施耐德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大部头的三卷本选集——却不应该不在我们的书单上。在意大利

〔1〕全名保尔·卡尔·鲁道夫·封·温特菲尔德（1872—1905），19至20世纪德国语文学家、中世纪学学者。

〔2〕该书全名是《德语诗行中拉丁语中世纪的德国诗人》。

文艺复兴的叙事诗人当中，我们不能够漏掉阿里奥斯托<sup>[1]</sup>，《疯狂的罗兰》的作者，这是一座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图景和精致的构想的神奇而浪漫的迷宫，是众多追随者的典范，他们中最后、也许是最优秀的一位便是维兰德。我们还会将彼特拉克<sup>[2]</sup>的十四行诗放在旁边，同时不会忘记米开朗琪罗<sup>[3]</sup>的诗歌，这本篇幅不长的、严肃的著作孤独而自豪地屹立在其时代之中。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格调和生活氛围的见证，我们也收录了本维努托·切利尼<sup>[4]</sup>的自传。而此后的意大利文学作品，除了哥尔多尼<sup>[5]</sup>的两三部喜剧、高齐<sup>[6]</sup>的浪漫童话剧以及19世纪杰出的诗人莱奥帕尔迪<sup>[7]</sup>和卡尔杜齐的诗作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在遴选时考虑的了。

中世纪所产生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古代英雄传说，尤其是关于亚瑟王圆桌骑士的故事。这些传遍整个欧洲的传说的一部分保留在了《德国民间故事书》中，

[1] 路德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15至16世纪的意大利诗人。

[2]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14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人文主义先驱之一。

[3] 米开朗琪罗·布沃纳罗蒂（1475—1564），15至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塑家、画家、建筑师、诗人。

[4] 本维努托·切利尼（1500—1571），16世纪的意大利雕塑家、金匠。

[5] 卡尔罗·哥尔多尼（1707—1793），18世纪的意大利剧作家。

[6] 卡尔罗·高齐（1720—1806），18至19世纪的意大利剧作家。

[7] 吉亚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19世纪的意大利诗人。

因此，在我们的文库中它们应该拥有一个光荣的位置。近代最好的版本出自理查德·本茨之手。尽管它不像《尼伯龙人之歌》和《谷德伦》那样属于原创作品，而是后来译自各种语言的对于广泛流传的素材的改写，但它却足以与二者相提并论。法国普罗旺斯地区抒情诗人的诗歌此前已经提到过。这之后就出现了福格威德的瓦尔特<sup>[1]</sup>、斯特拉斯堡的戈特弗里德<sup>[2]</sup>、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sup>[3]</sup>，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将他们的作品——瓦尔特的诗歌、戈特弗里德的《特里斯坦》<sup>[4]</sup>和沃尔夫拉姆的《帕其伐尔》——以及精心挑选出的一些骑士爱情诗收入我们的文库。于是，我们也走到了中世纪的终点。当时，随着基督教—拉丁语文学的衰败和伟大的传说素材的枯竭，在欧洲的生活和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新鲜的事物，各个独立的民族语言逐渐取代了拉丁语，而一种不再是僧侣的、匿名的，而是城市的、个体的文学作品——就像它在意大利以薄伽丘为开端那样——诞生了。

当时，一位不同寻常的作家在法国孤独而狂野地走红，他就是维庸<sup>[5]</sup>，其梦幻般的、令人惊诧不已的诗歌空前绝后。如果我们继续走近法国文学，那么我们会找到一些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至少必须拥有一本蒙田的散文，

[1] 瓦尔特（1170—1230），12至13世纪的德国诗人。

[2] 戈特弗里德（1170—1220），12至13世纪的德国诗人。

[3] 沃尔夫拉姆（约1170—1210），12至13世纪的德国作家。

[4] 该书全名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5] 弗朗索瓦·维庸（约1431—1463），15世纪的法国诗人。

然后是幽默和鄙夷市侩的令人捧腹的大师Fr.·拉伯雷<sup>[1]</sup>的“高康太”<sup>[2]</sup>和“庞大固埃”<sup>[3]</sup>，接着是孤独的虔诚的信徒和苦修的思想家帕斯卡<sup>[4]</sup>的《思想录》、也许还有《耶稣会会士书信集》。我们必须拥有高乃依<sup>[5]</sup>的《熙德》和《贺拉斯》，拥有拉辛<sup>[6]</sup>的《菲德拉》、《雅塔利亚》和《贝蕾妮丝》，于是我们便占有了法国戏剧的先驱和经典作家的作品，但是还有第三位明星，那就是喜剧作家莫里哀<sup>[7]</sup>，我们把他经典剧作的选集补充进来——我们常常希望把这位讽刺大师、达尔杜夫<sup>[8]</sup>的创造者的作品拿在手中。拉封丹<sup>[9]</sup>的寓言和那位文雅的费纳隆<sup>[10]</sup>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也不应当缺少。我们认为可以没有伏尔泰的戏剧作品以及诗作，但却必须拥有一到两本他的光彩照人的无韵文，尤其是《老实人》和《扎迪格》，对于世人来说，其嘲讽的乐趣和舒畅的心情在一段时间里已经成为了法国精神的代名词。但是，法国有很多面

[1] Fr.·拉伯雷（约1494—1553），16世纪的法国作家。

[2] 拉伯雷所著《巨人传》的主人公。

[3] 拉伯雷所著《巨人传》中的人物。

[4] 布莱斯·帕斯卡（1623—1662），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5]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17世纪的法国剧作家。

[6] 让·巴布蒂斯特·拉辛（1639—1699），17世纪的法国剧作家。

[7] 莫里哀（1622—1673），17世纪的法国剧作家、戏剧活动家。

[8] 莫里哀戏剧中著名的伪君子。

[9] 拉封丹（1621—1695），17世纪的法国诗人。

[10] 费纳隆（1651—1715），17至18世纪的法国作家、教育家。

孔，也包括革命的法国，除了伏尔泰之外，我们也需要博马舍<sup>[1]</sup>的《费加罗的婚姻》以及卢梭的《忏悔录》。然而，我却想起来，我忘记了勒萨日<sup>[2]</sup>的那部精彩的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和普雷沃<sup>[3]</sup>神父的感人的爱情故事《曼依·莱斯柯的故事》。这之后，就轮到了法国的浪漫主义及其继承者——一批伟大的小说家，人们可以说出上百部作品的名字来！但是，我们需要的却一定是真正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作品！于是，首先是司汤达（即亨利·贝尔）的《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在这两部作品中，在一颗炙热的心灵与自负的、多疑的、清醒的理智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同样独树一帜的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这两位大家旁边，缪塞<sup>[4]</sup>笔下那些可爱的形象和迷人的浪漫的小说家戈蒂埃<sup>[5]</sup>和缪尔热<sup>[6]</sup>都相形见绌。然后是巴尔扎克，他的长篇小说我们至少必须有《高老头》、

[1] 皮埃尔-奥古斯丁·卡隆·德·博马舍（1732—1799），18世纪的法国剧作家。

[2] 阿莱·勒内·勒萨日（1651—1715），17至18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3] 安托瓦尼·弗朗索瓦·普雷沃·戴格西勒（1697—1763），18世纪的法国作家、翻译家。

[4]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19世纪的法国剧作家、诗人。

[5] 特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19世纪的法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

[6] 亨利·缪尔热（1822—1861），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诗人。

《欧也妮·葛朗台》、《驴皮记》、《三十岁的女人》。我们给这些激动人心、素材充实、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配上梅里美<sup>[1]</sup>大师级的高雅的中篇小说和敏锐的法国散文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从这里到左拉下降了几个档次，然而他的作品还是应该被收录的，比如《小酒店》或者《穆雷教士的过失》，还有莫泊桑<sup>[2]</sup>的几部略显病态的精彩的中篇小说。由此，我们便来到了我们并不想跨越的近代的末期，原本应该再多提及几部精彩的作品。但是，我们却不能忘记保尔·魏尔伦的诗歌，那也许是所有法语诗歌中最富于情感、最精巧细腻的诗篇。

在英国文学中，我们从乔叟<sup>[3]</sup>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开始，它部分地借鉴了薄伽丘的作品，但是在格调上又有创新；他是第一位真正的英国诗人。在他的作品旁边我们要摆放莎士比亚的作品，并非选集，而是全集。从前，我们的老师们曾经高山仰止地谈论过弥尔顿<sup>[4]</sup>的《失乐园》，但是我们当中有谁真的读过它呢？没有。我们放弃了，也许是不妥当的。切斯特菲尔德<sup>[5]</sup>的《致儿家书》并不是一部宣扬美德的书籍，但我们却收录了它。而《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

[1] 普罗斯伯·梅里美（1803—1870），19世纪的法国作家。

[2] 基·德·莫泊桑（1850—1893），19世纪的法国作家。

[3] 杰弗里·乔叟（约1343—1400），14世纪的英国诗人。

[4] 约翰·弥尔顿（1608—1674），17世纪的英国诗人、政论家。

[5] 菲利浦·多尔莫·斯坦豪普·切斯特菲尔德（1694—1773），18世纪的英国外交家、作家。

夫特、这位天才的爱尔兰人，我们收录了我们能够得到的他所有的作品；他那颗伟大的心灵、他苦涩而夸张的幽默、他独一无二的天赋充分地抵消了其乖戾之人的一切怪癖。对于我们来说，丹尼尔·笛福<sup>[1]</sup>众多作品中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都很重要，由它们开始，涌现出一大批经典的英国长篇小说。菲尔丁<sup>[2]</sup>的《汤姆·琼斯》和斯摩莱特<sup>[3]</sup>的《皮里格林·皮克尔历险记》我们也可以考虑收录。但完全肯定收录的是斯特恩<sup>[4]</sup>的《商第传》和他的《感伤旅行》，这是两部反映真正英国人思想的作品，从感伤跳跃到了最无厘头的幽默。而从莪相<sup>[5]</sup>这位浪漫的行吟诗人那里，我们只满足于我们在歌德的《维特》中所找到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雪莱<sup>[6]</sup>和济慈<sup>[7]</sup>的诗歌，它们属于有史以来最优美的诗歌作品。与此相反，尽管我对拜伦<sup>[8]</sup>这位浪漫主义的超人非常敬仰，但是，我们只满足于收录他的伟大诗篇中的一首，最好是《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同样是出于

[1] 丹尼尔·笛福（1660—1731），17至18世纪的英国作家。

[2] 亨利·菲尔丁（1707—1754），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

[3] 托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1721—1771），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

[4]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

[5] 这里指18世纪的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麦克菲森（1736—1796）假托公元三世纪的苏格兰诗人莪相之名发表的《莪相作品集》。

[6]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7] 约翰·济慈（1795—1821），19世纪的英国诗人。

[8]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18至19世纪的英国诗人。

虔敬，我们也收录了瓦尔特·司各特<sup>[1]</sup>的一部历史小说，比如《艾凡赫》。而从那位不幸的德·昆西<sup>[2]</sup>那里，我们挑选了《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尽管这是一部非常病态的作品。我们还不应该错过一本麦考莱<sup>[3]</sup>的杂文，而在尖刻严肃的卡莱尔<sup>[4]</sup>的作品中，除了《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之外，由于其英国式的诙谐幽默，我们也许会考虑再加上《旧衣新裁》。然后，长篇小说的巨星们就登场了——萨克雷<sup>[5]</sup>带着他的《名利场》和《势利人》；狄更斯<sup>[6]</sup>，尽管有时多愁善感，但依然凭借他善良的心灵和宽广的襟怀成为英国小说家中的王者，我们必须至少拥有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大卫·科波菲尔》。而在其后来者当中，梅瑞狄斯<sup>[7]</sup>在我们看来格外重要，尤其是他的《利己主义者》，我们也可以考虑再加上《理查德·菲弗勒尔的磨难》。斯温伯恩<sup>[8]</sup>的优美诗歌——只不过绝大多数无法翻译——也不应该缺席，同样不

[1]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18至19世纪的英国历史小说家。

[2] 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18至19世纪的英国散文作家。

[3]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1800—1859），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作家。

[4]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19世纪的英国作家、历史学家。

[5] 威廉·迈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

[6]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

[7] 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19至20世纪的英国作家。

[8]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19至20世纪的英国诗人。

能缺少的还有奥斯卡·王尔德<sup>[1]</sup>的一到两部作品，尤其是他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和几篇杂文。——美国文学的代表是制造恐怖和惊悚的作家坡的一本中篇小说集和沃尔特·惠特曼<sup>[2]</sup>的独特而充满激情的诗歌。

从西班牙，我们首先要选出塞万提斯<sup>[3]</sup>的《堂吉珂德》——这部所有时代中最宏伟壮丽、也最令人心醉神迷的作品之一，故事塑造了一位走火入魔的骑士、他与臆想中的坏人展开的斗争和他肥胖的侍从桑丘——两个不朽的人物形象。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同一位作家的中篇小说，因为它们是一种高超的叙述艺术的真正的瑰宝。我们也必须拥有著名的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的一部，那正派的吉尔·布拉斯的一位先驱。选择是困难的，我最后选定了克维多—比列加斯<sup>[4]</sup>的《大骗子堂帕勃罗斯的生平》，一部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冒险和难以置信的笑话的风格独特的作品。而在一大批高贵的西班牙剧作家当中，我们认为不可缺少的是巴洛克风格的伟大

[1]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2]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19世纪的美国诗人。

[3]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547—1616），16至17世纪的西班牙作家。

[4] 弗朗西斯科·戈麦斯·德·克维多—比列加斯（1580—1645），16至17世纪的西班牙作家。

作家卡尔德隆<sup>[1]</sup>，他是一半世俗的阔气的、一半宗教的训世的舞台的魔术师。

我们还可以在各个国家的文学中徜徉，比如荷兰和佛兰德斯文学，从中我们选取了德·科斯特<sup>[2]</sup>的《梯尔·欧根施皮格尔》和穆尔塔图里<sup>[3]</sup>的《马格斯·哈弗拉尔》。科斯特的长篇小说，仿佛堂吉诃德之后的一类兄弟，是佛兰德斯民族的一部史诗。而《哈弗拉尔》则是勇士穆尔塔图里最主要的作品，他在几十年前将其生命都奉献给了为受剥削的马来亚人争取权利的斗争。

犹太人、这个分散居住的民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在很多语言中都留下了作品，其中的几部我们不应该忘记。比如西班牙裔的犹太人犹大·哈列维<sup>[4]</sup>的希伯来语诗歌和颂歌，还有哈西德派犹太人的最美丽的传奇，我们能够在马丁·布贝尔对其作品《巴尔舍姆》和《伟大的玛吉德》的经典译文当中找到它们。

从北欧地区我们将把格林兄弟翻译的《旧埃达》以及冰

[1] 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17世纪的西班牙剧作家。

[2] 查尔斯·特奥多尔·亨利·德·科斯特（1827—1879），19世纪的比利时法语作家。

[3] 穆尔塔图里（1820—1887），19世纪的荷兰小说家、散文家。

[4] 犹大·哈列维（约1085—约1140），11至12世纪的西班牙犹太诗人和哲学家。

岛萨加<sup>[1]</sup>中的一部，比如吟唱诗人厄吉尔的萨加，或者一部选集和改写本、比如伯努斯的《冰岛故事集》收入我们的文库。而从近代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学中，我们将选取安徒生的童话、雅各布森的短篇小说、易卜生的主要剧作和斯特林堡<sup>[2]</sup>的多部著作，尽管后面两者对于后世来说也许不会再有太大的意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成果特别丰硕的是俄国文学。由于俄语大师普希金属于那种无法被翻译的作家，所以我们从果戈理开始，我们要将他的《死魂灵》和很多短篇小说送入我们的文库，我们还选择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部今天已经有些被人遗忘的杰作——和冈察洛夫<sup>[3]</sup>的《奥勃洛摩夫》。至于托尔斯泰，由于他的说教和尝试改革的难题，人们有时会略微忽略他杰出的艺术成就，在我们的文库里，至少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也许是最精彩的俄语长篇小说——和《安娜·卡列尼娜》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他的民间故事我们也不想错过。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以及他感情最丰沛的作品《白痴》。

现在，从中国到俄国，从最早的古代到现代，我们对一些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一番梳理，并且找到了一些值得人

[1] 冰岛语，意为“故事”或“传说”。

[2] 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19至20世纪的瑞典戏剧家、小说家。

[3] 冈察洛卡（1812—1891），19世纪的俄国作家。

钦佩和喜爱的东西，然而，我们却并没有清点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德语文学作品，而只是略微提到了《尼伯龙人之歌》和几部中世纪后期的作品。现在，我们要带着特殊的喜爱之情观察这个世界——自大约1500年以来的德国文学并且遴选出我们最喜爱和我们认为已经拥有的作品。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路德的主要作品——德语《圣经》。但是，我们还希望拥有他的一本短文文集，要么包括一些他的民间传单、要么就是祝酒辞的选集、要么就是那本1871年出版的《作为德国经典作家的路德》一书。而在反宗教改革时期，在布雷斯劳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和作家，其作品当中仅仅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与我们有关，但它却是德国的虔诚精神和文学作品中最崇高的精品之一——安格鲁斯·齐莱齐乌斯<sup>[1]</sup>的《天使般的漫游者》。此外，对于歌德之前时代的诗歌来说，现有的诸多选集中的一个也许就足够了。在路德时代，我们认为来自纽伦堡的民间诗人汉斯·萨克斯<sup>[2]</sup>的作品无论如何都值得收入我们的文库。在他之后，我们加入了格里美尔斯豪森的《西木卜里切斯木斯》，在这部作品中，人们可以听到三十年战争时代所发出的狂热而沉重的声音，这是一部充满了朝气和青春特质的杰作。而韵味十足的幽默作家克里斯蒂安·罗伊特的《舍尔穆夫斯基》尽管并不那么出名，但是仍然值得我们喜爱。在我

[1] 安格鲁斯·齐莱齐乌斯（1624—1677），17世纪的德国诗人。

[2] 汉斯·萨克斯（1494—1576），16世纪的德国诗人、剧作家。

们文库的这一部分里，我们还准备放入18世纪创作的闵希豪森男爵的历险记。然后，我们便即将跨过近代德语文学作品的伟大世纪的门槛。我们喜悦地摆放着莱辛的作品，尽管并不需要他的全集，但是他的一些书信必须包括在其中。而克洛普施托克<sup>〔1〕</sup>呢？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文选中找到他最优美的颂歌，那就已经足够了。令人感到为难的是赫尔德<sup>〔2〕</sup>，他已被很多人遗忘，但可以肯定，他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即使他较大的作品中没有哪一部作为整体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偶尔在他的作品里翻看一下、读一读还是非常值得的。雷克拉姆出版社有一本很好的选集，克罗纳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

维兰德的一部全集也并非不可或缺，但《奥伯龙》却是必要的，如果可能的话，《阿布德拉的市民们》也不应该缺少。维兰德友善、诙谐，是一位追求形式的戏谑的漫画家，受到过古代和法国艺术的熏陶，是一个特殊的、被人彻底忘却的人物。

只要我们的资金允许，我们要将歌德最精彩、最完整的文集收入我们的文库。即使会漏掉某些即兴剧作、文章和评论，但那些真正的文学作品、包括那些诗歌我们都必须毫无

〔1〕 弗里德里希·戈特利普·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18至19世纪的德国诗人。

〔2〕 约翰·哥特弗里德·封·赫尔德（1744—1803），18至19世纪的德国文艺理论家。

删节地收录。在这里的所有书籍中，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心灵命运的东西都发出了鸣响，而其中很多东西都得到了终极的表述。从《维特》到中篇小说，从早年的诗歌到《浮士德》第二部，这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啊！除了作品之外，我们还必须拥有最重要的传记文献，由艾克曼<sup>〔1〕</sup>记录的《谈话录》和一些来往书信，尤其是与席勒和封·施泰因夫人<sup>〔2〕</sup>的通信。从青年歌德的朋友当中也涌现出一些作品，也许最出色的是容格—施蒂林的《海因里希·施蒂林的青春时代》。我们把这部可爱的作品放在歌德的旁边，同时还有一本万茨贝克的信使<sup>〔3〕</sup>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作品的选集。

在席勒身上，我要做些检讨。尽管我几乎不再拥有他的大部分作品，但是这个人的全部、其精神和生命在我看来都是伟大而动人的。我们更喜欢他的无韵文作品——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关于美学——和他一系列创作于1800年左右的伟大诗作，同时，我们要加上彼得森的著作《席勒谈话录》。我还希望补充一些那个时代的成果——穆塞乌斯、希佩尔、

〔1〕这里指18到19世纪的德国文学理论家约翰·彼得·艾克曼（1792—1854），1823年起担任歌德的私人秘书。

〔2〕夏洛特·封·施泰因夫人（1742—1827），18世纪魏玛宫廷的厩尹施泰因男爵的夫人，青年歌德的密友。

〔3〕这里指克劳迪乌斯曾为《万茨贝克福信使报》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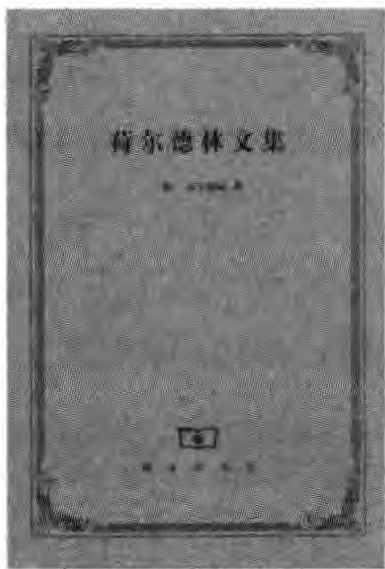
蒂默尔<sup>[1]</sup>、莫里茨、佐伊默<sup>[2]</sup>的作品，但是，我们必须公正无私，不能够把一些小开本的令人喜爱的作品偷偷搬进这个放弃了缪塞和维克多·雨果的文库里。从那个1800年前后的独一无二的时代里、也就是德国思想最丰富的时代里我们本来还应该加入一系列一流作家的作品，直到不久前为止，由于时代的潮流、也由于文学史撰写的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部分作品要么完全被人遗忘、要么就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被低估了。于是，时至今日，人们会在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用作手册的通俗文学史中读到抄袭来的关于让·保尔——这位德国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的一段莫名其妙的评价，其中，这位作家的形象已经消失殆尽。对此，我们希望有所弥补，于是我们加入了我们能够找到的让·保尔的最完整的文集。谁如果觉得这有些夸大，谁就应该至少有义务拥有其主要的作品——《少不更事的年月》、《齐本克斯》和《巨神提坦》。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位经典的轶事作家J. P.·黑贝尔的《家庭小宝盒》，连同其用阿雷曼方言创作的诗歌。

最近，出现了好几个荷尔德林作品的优秀的、完整的版本，我们将其中的一个虔诚地放入文库；我们将经常唤起这个高贵的阴影，经常聆听这个神奇的声音。在荷尔德林作品

[1] 莫里茨·奥古斯特·封·蒂默尔（1738—1817），18至19世纪的德国小说家。

[2] 约翰·戈特弗里德·佐伊默（1763——1810），18至19世纪的德国作家。

的两侧，一边是诺瓦利斯的作品，另一边是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作品，但是很遗憾，现在还缺少一部真正完整的布伦塔诺的文集。他的短篇小说和童话从来都没有被人完全遗忘，只有少数人发现了他的诗歌的深刻的语言旋律。一座为他及其妹妹贝蒂娜<sup>〔1〕</sup>共同树立的纪念碑就是《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春之花冠》。他和阿尔尼姆共同编辑的德国民歌的文集《男孩的神奇号角》，这部德国最优美、最独特的作品



德国作家荷尔德林文集

之一自然也在列。我们必须精选出阿尔尼姆的一部分中篇小说来，华美的作品诸如《长子继承人》和《埃及的伊萨贝拉》都应该包括在内。接下来就是蒂克的几部短篇小说——尤其是《金发的艾克贝尔特》、《生活的丰足》和《塞维纳人的叛乱》——以及他的《穿长靴的猫》——德国浪漫派的最幽默诙谐的作品。遗憾的是，格勒斯的作品没有能够使用文集。而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梅尔林的故事》这样的杰作居然几十年来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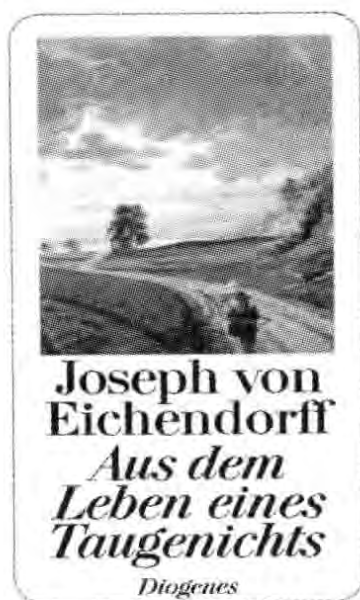
再印制了！而富凯的作品中只有那漂亮的《温亭娜》才值得

〔1〕贝蒂娜·封·阿尔尼姆（1785—1859），18至19世纪的德国女作家，作家阿尔尼姆的妻子。

我们考虑。

我们必须拥有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的全部作品，无论是剧作还是短篇小说、无论是文章还是轶事。连他自己也是很晚才被他的民族发现的。至于沙米索的作品，《彼得·施莱米尔》虽然就足够了，但是这部篇幅并不大的作品却应该拥有它光荣的一席之地。对于艾辛多夫，我们将收录一部尽可能完整的文集——除了诗歌作品和受人喜爱的《一个无用者的一生》之外，其他的短篇小说也必须出现在文库中，与此相反，那些剧作和理论著作就可以不要了。而E.T.A.霍夫曼、这位浪漫派技艺最高超的小说家的作品我们也应该收录几部，不仅是他最受人欢迎的短篇故事，而且还有长篇小说《魔鬼的迷魂汤》。

豪夫的童话和乌兰德的诗歌我们会考虑收录，而更重要的是莱瑙和德罗斯特的诗歌，两者都是独一无二的语言音乐家。同样不可缺少的是赫贝尔的一到两本剧作集和他的日记——至少是选集——和海涅作品的一套规范的、收录广泛的文集（也包括无韵文！）。接下来就是一本默里克的漂亮而



德国浪漫派作家艾辛多夫代表作《一个无用者的一生》

丰富的文选，尤其是诗歌，继而是《莫扎特》<sup>〔1〕</sup>和《矮子家神》<sup>〔2〕</sup>，如果可能还有《画家诺尔顿》。而在他之后紧跟着的是德语无韵文的最后一位经典作家阿达尔贝尔特·施蒂夫特的《暮年的爱情》、《维蒂科》、《习作》和《水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从瑞士的德语文学中涌现出了三位重要的小说家——来自伯尔尼的耶里梅阿斯·戈特赫尔夫、描写农民生活的最出色的叙事文学作家和来自苏黎世的戈特弗里德·凯勒、C.F.迈耶尔<sup>〔3〕</sup>。我们准备选择戈特赫尔夫的两部主人公名叫“乌利”的长篇小说<sup>〔4〕</sup>，选择凯勒的《绿衣亨利》、《塞尔德维拉的人们》和格言诗，选择迈耶尔的《于尔格·耶纳奇》。他们二人还创作过非常精彩的诗作——我们会在近代诗歌的一本优秀的选集中寻找这些诗歌，就像寻找其他一些已没有空间去提及的作家的名字一样，在那里会找到一些。谁有兴趣，可以

瑞士作家凯勒名作  
《绿衣亨利》



〔1〕这里指默里克创作的中篇小说《莫扎特赴布拉格途中》。

〔2〕这里指默里克创作的童话《斯图加特的矮子家神》。

〔3〕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1825—1898），19世纪的瑞士德语诗人、小说家。

〔4〕这里指戈特赫尔夫创作的《长工乌利》和《佃户乌利》。

把舍费尔<sup>[1]</sup>的《埃克哈特》加进去，而我还要为威廉·拉贝<sup>[2]</sup>再说句话——我们不应该错过他的《阿布台尔凡》和《运尸车》。但是，至此我们的工作将告一段落——当然并不是为了把我们与当代的书籍世界分隔开来，不，它无论在我们的思想还是在我们的文库中都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这个世界却不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因为对于那些属于历经数代而保留下来的事物来说，它自己的时代是无法进行评价的。

如果我现在从我们的巡礼的结尾重新回到我的工作中来的话，那么我就无法掩饰它的缺陷和不公。在一个世界文库中收录闵希豪森男爵的历险记、但却舍弃了印度的《福者之歌》，这样做对吗？如果我希望保持公正的话，能允许我略去古代西班牙那些优秀的喜剧作家、略去塞尔维亚人的民歌、略去爱尔兰的仙女童话和无数其他的作品吗？凯勒的一部中篇小说集真的能够取代修昔底德？<sup>[3]</sup>《画家诺尔顿》真的与印度的《五卷书》或者中国的占卜著作《易经》同样重要吗？不，当然不是！于是显而易见的是，我对世界文学作品的筛选带有极大的主观色彩并且非常情绪化。但是，更加困难的、甚至更加无法实现的是，用另一个完全公正的、完全客观的选集取而代之。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所有我们自

[1] 约瑟夫·维克多·舍费尔（1826—1886），19世纪的德国诗人、小说家。

[2] 威廉·拉贝（1831—1910），19至20世纪的德国小说家。

[3]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

孩提时代起渐渐在所有的文学史中了解的作者和作品就都必须收入其中，而关于它们的介绍就从一部文学史一再传抄到另一部文学史中，因为，如果真的要阅读这些作品，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平心而论，如果一方面我能够在位德国诗人的一句精彩而优美的诗行的余音中体会出它旋律的美感，而另一方面我却只能读到梵文文学中一部著名作品的生涩而毫无文采的译本，那么，前者带给我的收获就很可能远远大于后者。此外，对作家及其作品的了解和评价往往大起大落、反复无常。我们今天敬重的作家在20年前撰写的一部文学史中却根本就无法找到。——天啊，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疏漏——我忘记了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sup>[1]</sup>，这位《沃伊采克》、《丹东之死》和《莱翁采和莱娜》的作者！他当然不能缺席！——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古典时期重要的、生动的德国文学作品也许在25年前就会被一位研究这些作品的专家认为已经过时了。就在德国民众阅读《赛金根的号手》<sup>[2]</sup>、而学者们在工具书中将特奥多尔·克尔纳作为经典作家向我们推荐的同时，毕希纳却已经不为人所知，布伦塔诺已经完全被人忘记，让·保尔则作为堕落的天才上了黑名单！于是，我们的子孙们也会再次认为我们今天的看法和评价非常守旧。与此相反，无论学识多么渊博，都无法保证遴选的客观性。然而，这些评价的持续不断的摇摆、这种

[1] 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19世纪的德国剧作家。

[2] 舍费尔所著的诗体小说。

对于英才的遗忘——几十年后他们又被人重新发现并且得到了高度的赞誉——无论如何不仅仅是由于人的缺点和变化无常，而且也反映出一些我们尽管无法准确地表述、但却能够预知和体会到的法则。也就是说，一切曾经产生过超过了一定期限的影响并且经受过时间考验的精神财富，已经属于人类的遗产，根据不同的时代潮流和后来的每一代人的精神需求，这些财富会随时被再次取出、再次检验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对于歌德，我们的祖父们不仅与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仅忘记了布伦塔诺、高估了蒂德格<sup>[1]</sup>、雷德维茨<sup>[2]</sup>或者其他时尚作家——他们也完全不知道老子的《道德经》、这部人类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因为重新发现古老的中国及其智慧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和时代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祖父辈的工作。由此，我们今天无疑已经失去了与精神世界的一些伟大而精彩的领地的联系，我们的祖先们一定了解这些地方，而我们这些子孙们必须重新发现它们。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构建我们理想的小小的文库时无疑做得非常粗糙，我们忽视了精品，我们甚至舍弃了那些非常强大的文化范围。或者，埃及人的情况现在如何？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如此发达而统一的文化、那些辉煌灿烂的王

[1] 克里斯托夫·奥古斯特·蒂德格（1752—1841），18至19世纪的德国诗人、教育学家。

[2] 奥斯卡·封·雷德维茨—施莫尔茨（1823—1891），19世纪的德国作家。

朝、那种宗教及其强大的体系和可怕的死亡崇拜——难道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就毫无价值吗？难道这一切就不应该在我们的文库里留下些什么吗？但事实的确是如此。在我看来，埃及的历史属于一种在我们考虑时被完全略去的书籍——也就是属于画册的范围。有很多关于埃及人艺术的著作，尤其是施泰因道尔夫和费希海默尔的著作，包括精美的图片，我手里有很多这样的书籍，从这些书中我了解到了我自认为了解的埃及。但是，我却不知道一本向我们介绍埃及文学的著作。很多年前，我曾经仔细阅读过一本关于埃及宗教的书籍，其中也介绍了一些埃及的文章、法律、墓志铭、颂歌和祈祷辞，尽管这所有的内容令我非常感兴趣，但是，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这样的书籍尽管很精彩和规范，但却不是经典之作。于是，在我们的文库中没有埃及的作品。但是，我却再次想到了一个无法令人理解的遗忘和疏忽的过错！如果我仔细思考的话，我关于埃及的设想绝不仅仅建立在画册和宗教史著作的基础之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基于阅读一位深受我喜爱的希腊作家的作品，他就是希罗多德，他非常喜爱埃及人，更看重他们，而不是他的那些爱奥尼亚的同胞。而这个希罗多德却的确被我遗忘了。我必须弥补这个疏忽，在希腊人当中他应该享有光荣的一席。

但是，如果我一再审视为这个理想的文库我们所列举的作品清单，那么，我虽然会认为它离完整还差得很远并且有很多失误，但是，我们的文库带给我最大的困扰却并非这些美中不足。我越是尝试着把它想象成一个整体——这个虽然主观地、不带任何学究气的、但却依照某些知识和经验编辑

的文集——我就越发感觉到，这个文集的问题并不在于其主观性和偶然性上，而是恰恰相反。尽管存在着缺陷，但在我看来，我们小小的理想的文库实在过于完美了，太有秩序了，太像一个首饰盒了。尽管这个或那个杰作可能被人遗忘了，但是，各个时代文学作品的最美丽的明珠却全在这里，如果论质量和客观价值的话，我们的文库几乎是最好的。但是，当我面对这些被我们想到的书籍并尝试着想象，谁会是这个文库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的时候，我却无法想象出这个拥有者的模样，那既不是一位长着凹陷的眼睛和苦修的守夜人的面孔的、年长的固执己见的学者，也不是一个坐在其漂亮时髦的房子里的社交名流，更不是一位乡村医生、神职人员或者一位女士。我们的文库看起来非常漂亮、非常完美，但却过于个性化；它的目录如此设置，以至于几乎每个老资格的书友基本上都会列出相同的书目来。假如我真的能够看到我们的文库摆放在我面前，那么我就会想，一个极其正规的书库，都是传世的经典佳作——但是，这些书籍的拥有者难道就没有一点业余爱好吗？就没有偏爱吗？就没有激情吗？难道他的心中就只装着文学史吗？比如，如果他拥有两部狄更斯、两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那么这一定是别人劝他购买的。而假如他真的亲自选择的话，那么他就要么喜爱这两位作家并且尽可能多地拥有他们的作品，要么就会厚此薄彼，他可能会更喜欢那位英俊的、可爱的、迷人的狄更斯，而不喜欢那个略微粗犷的巴尔扎克，或者他热爱巴尔扎克，希望拥有他的全部作品，同时会将那个过于甜美的、过于正派的、市民风格过重的狄更斯的作品全都从文库中扔出去。

一个令我喜欢的文库必须具有这样的一种个人风格。

为了使我们过于精确的、过于中立的书目重新陷入无序，为了展现出自己如何依照个人特点富有激情地处理书籍，我看除了介绍我本人的一些阅读热情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我来说，很早就已经熟悉了充满了书籍的生活，而同样令我感到并不陌生的是对世界文学一种聪慧而选择得当的阅读的 pursuit，我从很多的地方汲取营养，并且把了解和理解一些我感到陌生的事物变成了自己的义务。但是，这种研究性的阅读、这种从教育和公正的意义上了解陌生的文学作品却根本就不符合我的天性，在书籍的世界里，是某种特殊的喜爱之情一再令我感到激动，一种特殊的重新发现一再令我感到兴奋，一种新的激情一再令我感到温暖。很多这样的激情交替出现，其中一些激情在特定的时期当中会再次回归，而另外一些激情则只会出现一次，会再次消失。因此，我个人的藏书也不会和上面列举的样板相同，尽管它几乎囊括了上述的所有书籍。我个人的书库会在有的地方有所增加和扩充，估计每个出于真正的需求而产生的文库都会是如此——人们会认为，收藏一些特定的书籍只是一种义务，因此数量上并不丰富，而其他的藏书就变成了宠儿和偏爱，看起来仿佛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和保养。

我的藏书中也有这样的一些被我完全出于自身的喜爱而看护的部分，对此我虽然不能一一讲述，但是我应该谈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我想简单地讲一讲，世界文学史如何反映在一个个体的人身上，它如何一会儿从这方面、一会儿又从另一方面吸引他，它如何时而影响和塑造他的性格、时而又

被他所左右和压制。

我对书籍的收藏和阅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而在青年时代的最初几年，我所知道并且能够利用的唯一的大量藏书就是我祖父的书房。这个拥有上千本书籍的巨大书库的最大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始终无足轻重，我无法理解，人是如何积累下如此数量的这一类的书籍的——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年鉴被摆成了长长的几行，用英语和法语撰写的神学著作、英国的青少年读物和带着烫金切口的修身读物、装满了各种学术杂志的数不尽的抽屉、干干净净地捆绑好的纸箱或者按照年代顺序捆扎的小包裹。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极其无聊、陈旧、几乎没有保管起来的价值。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这间书房里还有其他类别的藏书。吸引我的首先是零散的几本书籍，它们促使我开始一点点地在这些看似如此乏味的藏书中翻来找去，以便能够猎取到我感兴趣的书籍。

这些书籍包括一本配有格兰德维勒<sup>[1]</sup>所作的非常迷人的插图的《鲁滨逊漂流记》，一本德语的《一千零一夜》，两本同样配有插图的出自三十年战争的沉重的四开本书籍。这两本书告诉我，在这个浑浊的海洋之中也能够采集到珍珠，而我也并没有懈怠，继续在这间厅堂的高大的书架中搜寻，我常常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高高地坐在一个梯子上面，或者趴在堆积了无数书籍的地板上。

在这里，在这个神秘的、布满了灰尘的书房中，我完成

了在文学作品方面第一次有价值的发现——我发现了18世纪的德国文学！在这个少见的书库里，它罕见地被完整地保存着，不仅有《维特》、有《救世主》一些附有克多维斯基<sup>[1]</sup>所作铜版画的年鉴，而且还有一些名气略小的宝贝——哈曼<sup>[2]</sup>的九卷本全集，容格—施蒂林的全集，莱辛的全集，魏塞<sup>[3]</sup>、拉贝纳<sup>[4]</sup>、拉姆勒<sup>[5]</sup>、格勒尔特的诗歌，六卷本的《索菲从梅梅尔去萨克森的旅行》<sup>[6]</sup>，几份文学杂志和让·保尔作品的各种版本。此外，我还回忆起，当时第一次读到了巴尔扎克这个名字——那里有一些蓝色的、16开本的用纸板装订的书籍，那是一套巴尔扎克作品的德语版文集，而且还是在他在世时出版的。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把这位作家的作品拿到手中时的情景，但那些作品我却很难理解。我开始阅读其中的一本，其中详细描述了主人公的财产状况，描述了他从其财产中每月获得多少收入，得到了多少母亲的遗产，获取其他遗产的前景，有多少债务等等。我失望透顶。我本来期待

[1] 达尼埃尔·克多维斯基（1726—1801），18世纪的德国画家。

[2]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730—1788），18世纪的德国思想家、文学评论家。

[3] 克里斯蒂安·菲利克斯·魏塞（1726—1804），18至19世纪的德国剧作家。

[4] 戈特利普·威廉·拉贝纳（1717—1771），18世纪的德国作家。

[5] 卡尔·威廉·拉姆勒（1725—1798），18世纪的德国诗人、翻译家。

[6] 18至19世纪德国小说家约翰·蒂默特乌斯·赫尔梅斯（1738—1821）创作的小说。

能够读到激情和纠结，了解走向蛮荒之地的旅行或者甜蜜的隐秘的爱情故事，然而，取而代之的是要我去对我一无所知的一个小伙子的钱包感兴趣！我厌烦地把这本蓝色的小册子放回到原处，之后数年我都再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巴尔扎克的作品，直到很久之后我在他身上有了新的发现为止，而这种发现是严肃认真的，并且令我终生受益。

但是，对于我来说，阅读18世纪德国的文学作品才是我在祖父的书房里的主要经历。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些奇特的、鲜为人知的东西——博德默<sup>〔1〕</sup>的《诺亚之歌》、格斯纳的田园诗，格奥尔格·福尔斯特<sup>〔2〕</sup>的游记，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的全部作品，枢密官爱克阿尔茨豪森<sup>〔3〕</sup>的《孟加拉虎》，修道院的故事《西格瓦尔特》<sup>〔4〕</sup>，希佩尔的《骑士东征西剿》和其他无数的作品。在这些旧书中，无疑有很多是过时的、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将其遗忘和遗弃的文学作品，但是，其中也包括了克洛卜施托克的精彩的颂歌、格斯纳和维兰德充满深情的高雅的无韵文、哈曼独特的激动人心的闪

〔1〕约翰·雅库布·博德默（1698—1783），18世纪的瑞士德语作家、文学评论家。

〔2〕约翰·格奥尔格·亚当·福尔斯特（1754—1794），18世纪的德国游记作家。

〔3〕卡尔·封·爱克阿尔茨豪森（1752—1803），18至19世纪的德国作家、哲学家。

〔4〕18至19世纪的德国小说家、诗人约翰·马丁·米勒（1750—1814）创作的长篇小说，原名为《西格瓦尔特——一个修道院的故事》。

光的智慧，即使是阅读了那些微不足道的著作，我也不感到后悔，因为极其充分而详实地了解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有益的。简而言之，我全面认识了一个世纪的德语文献，而即使是一个博学的专业人士也未必能够做到，从那些些许陈旧而奇特的书籍中，一种语言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那就是我们亲爱的母语，恰恰是在那个世纪的进程中，它正在为其古典主义的繁盛做着准备。在那些藏书中、在那些年鉴里、在那些覆盖着尘土的长篇小说和英雄诗篇当中，我学到了德语，而当我紧接着开始接触歌德和近代德国文学创作的全盛时代的时候，我的听觉和语言的感知得到了加强和训练，对于我来说，那种特殊的产生了歌德和德国古典文学的智慧变得熟悉而亲切。时至今日，我仍然对那些文学作品情有独钟，而一些已经销声匿迹的作品至今依然摆放在我的书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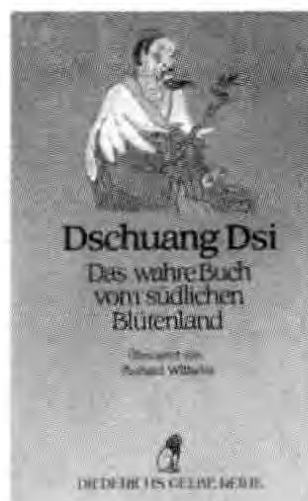
又过了几年，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很多、也阅读了很多东西，于是，思想史的另一个领域——古代印度——开始对我产生了吸引力。然而，这条道路却是曲折的。我通过陌生人了解了当时被人们称为神智学的某些文献，据说里面有一种神秘的智慧。这些文献，一部分是大部头的书籍，一部分是极短的、寒酸的小册子，都是那种略微使人感到不悦的类型，既有令人讨厌的说教，又婆婆妈妈、喋喋不休，这些书籍具有某种并非不讨人喜欢的观念性和脱离现实的特点，但是也具有一种令我感到厌恶的空洞和略带乖僻的深沉。尽管如此，在一时之间，它们还是深深吸引了我，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这种吸引力的秘密——据说，所有这些隐秘的学

说都是隐匿行踪的精神领袖们低声口授给那些具有宗派主义色彩的书籍的作者的，它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起源——印度。从那里出发我继续寻找，不久之后就有了第一个收获，我激动地阅读了《福者之歌》的译文。那是一份糟糕的翻译，而时至今日，尽管我已经读过很多译本，但我也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优秀的版本；然而正是在这里，我却第一次找到了在这次寻找中预感到的那块黄金——我发现了用印度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亚洲人的那种关于整体的思想。从那时开始，我便终止了阅读那些关于“业”和涅槃学说的装模作样的文章，不再为它们的狭隘和学究气而感到气愤；相反，我尝试着获得我能够从真正的起源中得到的东西。我开始阅读奥尔登贝格和多伊森的著作以及他们的梵语译文，阅读莱奥波尔德·施罗德的《印度文学与文化》——印度文学作品的一些较早的翻译。连同在那些年里我十分看重的叔本华的思想，这些印度的智慧和思考方式在几年之中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和生活。然而，这时却总是会遗留下一些不满和失望。首先是这些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搞到的对印度原作的翻译几乎全都有很大的瑕疵，只有多伊森的《奥义书六十篇》和诺伊曼的德译《佛陀语录》使我对印度的世界有了一种纯粹的、充足的体验和享受。但是，问题并不全都出在翻译上面。在这个印度的世界里，我在寻找一些在那里无法找到的东西——一种智慧，我预感到这种智慧存在的可能和事实，或者说它存在的必然，然而，我却没有任何一种文字形式中真正地看到这种智慧的存在。

足——如果在这些事情上能够使用“满足”这个词的话。早在此前，通过我父亲的提示，我就已经知道了老子，首先阅读的是格里尔的译本。然后，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书籍便开始出版了，我将它们看作目前德国精神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卫礼贤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那是人类文化最高贵和最灿烂的全盛时期之一，至今对于德国读者来说还仅仅是未知的、被人讥笑的稀罕物，终于为我们所拥有，而且并不是经由拉丁语和英语这种通常的弯路，并不是来自第三手、第四手资料，而是直接由一个在中国度过了其半生、令人难以置信地谙熟于中国思想的德国人译出，他不仅精通中文，而且德语也有很高的造诣，在其个体身上，他体验到了中国的智慧对于今日欧洲的意义。这个系列丛书由耶拿的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便是孔子的《论语》，我不会忘记，我是如何惊异地、不可思议地痴迷地阅读这本书的，对于我来说，里面的一切听起来都既陌生又真实，如此充满了预感，如此符合预期，如此精彩美妙。从此之后，这套丛书便越来越



《论语》德语  
译本，卫礼贤译



《庄子》德语  
译本，卫礼贤译



《道德经》德  
语译本，卫礼贤译

壮大——孔子之后出版的是老子、庄子、孟子、吕不韦和中国的民间童话。与此同时，还有好几位译者在致力于中国诗歌的翻译，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他们还非常关注中国民间的叙事文学，马丁·布贝尔、H·鲁德尔斯贝尔格尔、保尔·屈内尔、列奥·格莱纳和其他人都完成了一些非常出色的译作，与卫礼贤的翻译相得益彰。

几十年来，从这些中国的书籍中，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乐趣，它们当中的一本经常放在我的床边。那些印度人缺少的东西——贴近生活，一种高贵的、决心朝向最高的道德要求的精神实质与感性的日常生活的进程和魅力的和谐——在高度的精神化和纯真的生活愉悦之间被充分地反复考虑，这一切在这里都那么丰富充盈。如果说印度在禁欲和在僧侣的遁世中实现了崇高和感动的话，那么，古老的中国则在对一种精神实质的培养中达到了并不逊色的美妙，对于这种精神实质来说，自然和精神、宗教和日常生活并非敌对的，而是友善的对立，两者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如果说印度禁欲的智慧在其要求的极端性方面既青涩又拘谨，那么中国的智慧就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变得聪慧的、并非不懂幽默的成年男子的智慧，经验不会令他感到失望，而聪颖也不会使他变得轻浮草率。

在过去的20年里，德语圈的最优秀的精英们感受到了这股令人感到惬意的浪潮，在一些口号洪亮、但又迅速销声匿迹的精神运动进行的同时，卫礼贤翻译的中国著作始终悄无声息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影响。

于中国思想和文学作品的逐渐了解大大地扩充和丰富了我的藏书，与此相应，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经历和思想上的爱好。例如，在一段时间里，我拥有了几乎所有意大利著名小说家的原创版本——班戴洛<sup>[1]</sup>、马萨丘<sup>[2]</sup>、巴西莱<sup>[3]</sup>和波焦<sup>[4]</sup>。而在另一段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其他民族的童话和传说。有些兴趣慢慢会再次消失，而另外一些却会始终保持，并且我会感受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变得越来越浓厚，而不是衰减。这就包括阅读曾经给我留下印象的回忆录、书信和人物传记带来的乐趣。早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我就在几年当中想尽所有办法搜集了一切记载歌德本人和生平的资料然后阅读。我对莫扎特的喜爱促使我阅读了他的全部书信和关于他的一切记述。一种类似的喜爱之情我有时会奉献给肖邦，有时会赋予创作了《半人半马怪》的法国诗人盖兰<sup>[5]</sup>，还有时会将它给予威尼斯的画家乔尔乔涅<sup>[6]</sup>和列奥那多·达·芬奇<sup>[7]</sup>。我所读到的关于这些人物的内容并非出自一些非常重要和珍贵的书籍，

[1] 马泰奥·班戴洛（1485—1561），15至16世纪的意大利小说家。

[2] 马萨丘·萨勒尼塔诺（1410—1475），15世纪的意大利小说家。

[3] 吉亚姆巴蒂斯塔·巴西莱（约1575—1632），16至17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小说家。

[4] 吉安·弗兰西斯科·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14至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书法家。

[5] 毛利斯·德·盖兰（1810—1839），19世纪的法国诗人。

[6] 乔尔乔涅（1477—1510），15至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

[7] 达·芬奇（1452—1519），15至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

但由于这背后包含着热爱的情感，因此给我带来了某些收获。

今天的世界略微有一种轻视书籍的倾向。人们今天会找到很多年轻人，在他们看来，放弃有滋有味的生活而去喜爱书籍是可笑和不值得的事情，他们觉得，假如这样做，我们的生命便过于短暂、过于宝贵，然而，他们却会找出时间来每星期六次把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花在聆听咖啡厅的音乐和跳舞上面。无论是在高等学校还是在手工作坊里，无论是在证券交易所还是在娱乐场所，那所谓“真实的”世界都会变得如此生动，然而，与我们每天拿出一到两个小时来阅读昔日智者和作家的作品相比，在那些地方，我们却并没有更加贴近那本来的生活。的确，大量的阅读会造成伤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不正当的竞争对手。但是，我却不会警告任何人将身心投入到书籍之中。

要说、要叙述的东西还有很多。对于已经讲了很多的喜爱的心情还想补充一点——寻找基督教中世纪的隐秘生活。对于我来说，中世纪政治方面的历史在其细节上无足轻重，在我看来重要的是两股强大的势力——教会和皇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吸引我的是僧侣的生活，这并非由于禁欲方面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在僧侣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找到了精彩的杰作，因为在我眼中，修会和修道院作为虔诚冥思的地方令人欣羡，而作为文化和教育的场所则是最好的样板。在僧侣们对中世纪的一些概述中我找到了一些书籍，它们没有被收入到我们理想的文库当中，但却令我非常喜爱，我还找

到了一些我认为非常值得收录到我们的书单之中的书籍，比如陶勒<sup>[1]</sup>的讲道集，苏索<sup>[2]</sup>的生平，爱克哈特<sup>[3]</sup>的讲道集。

今天在我看来作为世界文学典范的东西，我的父亲和祖父可能会觉得可笑，而也许我的儿子们同样会觉得它们并不全面、并不充分。有的事情无法避免，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能主观臆想自己比我们的父辈更加聪明。追求客观性和公正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希望始终想到所有这些理想无法实现的可能。我们并不希望在我们漂亮的世界文库中通过阅读把自己提升为学者或者甚至提升为审批世界的法官，而是仅仅希望通过我们最容易通过的入口进入到精神的圣地。希望每个人都从他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人们不能从报纸和从偶然得到的日常资料中、而只能从经典作品当中学习更高层次的阅读。和那些时尚作品相比，这些杰作读起来常常并不那么舒服、并不那么刺激。它们需要读者严肃地对待，需要读者花费气力才能理解。人们更容易接受一种时下流行的美国舞蹈，而不是去认真地、一丝不苟地评价拉辛的一部剧作或者见识斯特恩<sup>[4]</sup>或让·保尔<sup>[5]</sup>的层次细腻

[1] 约翰·陶勒（约1300—1361），14世纪的基督教多明我会修士。

[2] 海因里希·苏索（约1295—1366），14世纪的德意志奥密修行家、上帝之友会的领导人之一。

[3] 约翰·爱克哈特（约1260—1327），13至14世纪的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多明我会修士，被认为德国神秘主义的创始人和德国哲学语言之父。

[4]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18世纪的英国作家。

的、魅力十足的幽默。

在那些杰作没有在我们身上传承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在它们身上证明自己。